

BLOODLETTING &
MIRACULOUS CURES

停止呼吸

〔加〕文森特·林 著 赵庆庆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BLOODLETTING & MIRACULOUS CURES

停止呼吸

〔加〕文森特·林 著
赵庆庆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2013-5518

BLOODLETTING AND MIRACULOUS CURES by VINCENT LAM

Copyright © 2009 BY VINCENT LAM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, COLERIDGE & WHITE LTD(RCW)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停止呼吸 / (加) 林著; 赵庆庆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5133-1058-1

I. ①停… II. ①林…②赵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

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03676 号

停止呼吸

(加) 文森特·林 著

赵庆庆 译

责任编辑 汪欣 侯晓琼 林妮娜

责任印制 李海坡 史广宜

装帧设计 宋璐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
出版人 谢刚

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9

字数 190千字

版次 2014年7月第1版

印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133-1058-1

定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。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安德鲁和罗莎莉，
以及妻子玛格丽塔，
他们使一切皆有可能。

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，是可能性的艺术。

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和教育家

威廉·奥斯勒爵士（1819—1919）

目 录

CONTENTS

序	1
医学院入学秘笈（一）	3
墨菲	25
医学院入学秘笈（二）	44
急救计时	71
长途迁徙	82
温斯顿	93
艾里	132
事后	151
分娩之潮	168
夜航	189
传染追踪	217
天亮以前	246
致谢	275
译后记	276

序

《停止呼吸》被译成中文了，我欣喜万分。感谢中国出版方和译者赵庆庆教授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！

读者在本书中邂逅的四位主人公，都是学医的年轻人：两位华裔，一位印度裔，一位欧洲裔——都是加拿大人。本书讲述了他们在学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。像多数年轻人一样，他们行事的动机五花八门，但都与人为善，渴望成功和爱情。他们面临的挑战，是所有医学新手在学习救人和照顾自己时所必须经历的。以上种种，均发生在加拿大。在这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度，人们不仅独有己见，有时还带来了不同文化的视角。年轻的医生们身处如此复杂而迷人的社会环境，尽力在世上探索出前行的路来。

本书的中译版，对我至关重要，因为我是出生在加拿大的华裔。我英语纯熟，在加拿大工作，但对中国别有深情。我的作品能与中国读者见面，幸乎，乐乎。

文森特·林

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

于加拿大多伦多

医学院入学秘笈（一）

分子生物学期末考试。迟到的学生心急如焚，趟过雪地的鞋子湿漉漉的，脸上也跑出了汗。有的学生还穿着外套，摸着口袋找笔。考试大厅是借来的体育馆。暴风雪凛冽狂乱，从雪中进来，就像踏入一片虚空。眼镜片雾气蒙蒙，氙气灯蓝光幽幽，宁静的空气中飘浮着旧油漆袅袅不尽的香味。灯嗡嗡作响，连续的静电噪音犹如从暴雪下抽出一张床单发出的声音，低得迅速就消失了。监考老师把迟到的学生领到空座。几百张课桌，按照渥太华大学要求的最小间隔，等距离摆放着。

监考老师允许迟到的人入场，但在快考完时，拒绝了他们借暴雪之由延长答题时间的请求。明提前做完了，她合上考卷放在身体正前方。菲茨杰拉德还在弓背答题。她不想在外面等他，而想与他在离开考场时“巧遇”。还希望他能提议一起吃顿午饭。如果不主动，就得她开口了，也许还得设计个小小的玩笑。明不善幽默。或许可以问问他下午有何打算，大家不都这么说吗？她随手在稿纸上涂抹着几种可能的问法，差点忽略菲茨杰拉德已起

身交卷，走人了。她以为自己得追上去，哪料他正站在考试大厅外等着呢。

“等人吗？”她问。

离校园半个街区，有一家东南亚风味的小餐馆。他们走进坐定后，明煞有介事地说：“菲茨，真希望你前程似锦，你那么聪明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大有作为。”

餐馆里特别暖和。菲茨挣脱掉大衣，又把毛衣从头上扯下，头发像充了电一样乱蓬蓬的。他两手满头刮梳个遍，没抹平，反而弄得头发东一簇西一簇地挺立着。

“也祝福你。”他难抑激动地笑道。

见他在瞄菜单，她便要了杯水。他要了一样的。她喜欢这样。

她说：“还有，谢谢你把克雷布斯循环^①解释给我听。”

“随时效劳。”菲茨说。

“过去没对你开诚布公，挺内疚的。”明斟酌着打好的腹稿，措辞道，“这好像不大适合在考试期间讲。”

“现实的事，没一件到考试时说得通的。”菲茨答道。他往后翘起椅子，挺直后背。明再次确信，他也同样期待着这样一场“谈话”。于是，她果断地总结陈词：谈论“他们”的时机业已成熟了。

她倾身向前，几乎耳语着说：“这很尴尬，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上的疑惑，这疑惑又和一般的情感不太一样。我肯定你能明白当中的差异。我有那么一点感觉，你对我有意思。”她没有一口

^① 克雷布斯循环，指机体糖代谢的一系列生化反应。克雷布斯（Hans Adolf Krebs, 1900 - 1981），英籍德裔生物化学家，195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。

气说完，而是要求自己字斟句酌。“事实是，我不能和你谈恋爱。不是我不想。”她抛开了排练过的台词，“不是说我不想谈，没什么特别理由让我不想谈的，而是我——嗯，我想说的是，就算我现在不那么想，即使以前很想，也不能。”服务生端来了虾条和花生酱。“嗯，就是这样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菲茨杰拉德说。

“我早该告诉你，在我第一次感觉到的时候。”

“你是认真考虑过的。”

“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是想把话说明白。”

菲茨拿着虾条的一头，蘸了蘸用红辣椒屑拌的花生酱，咔嚓咔嚓地嚼着。他的脸上渗出汗珠，涨得通红，然后咳了起来。他抓起水杯，猛灌了一口。

明问：“难受吗？”

他朝向右边咳个不停，提醒自己坐直保持仪态，忽然意识到没掩上嘴巴，便又赶紧捂嘴，窘迫得白皮肤像火烤似的又烫又红。痛苦和迷茫中，他不知道此刻的窘态是对情感受伤、不时会被呛到、盎格鲁人不能吃辣、被呛到又忘了捂嘴、对明神魂颠倒——这一系列挫败的绝佳体现，或者最糟糕的——让人觉得，在明先下手斩断情丝后只好无力地借此掩饰或转移自己的难堪。

明很庆幸有这样一段插曲，因为她事先排练好的外交辞令已统统忘光了。尽管那套话堂而皇之，还是无安慰效果的。

“辣椒。没事。”他大口喘着气，咳道。

这顿饭吃得不短，明意识到其他食客也在谈话，虽然不明白

谈什么。

她说：“是我让大家难堪了。”

“我很高兴你说了出来。”

“那你现在对我有意思，”她说，“还是从过去直到刚才都有意思，所以才高兴我提了出来？”

“这些都不重要，不是吗？你刚才的话，让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或者说，就算过去有关，今后也不了。我很高兴你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”菲茨杰拉德说。他拿起了菜单。

“刚才的话，我该不该说，你不必对我表态的。”

“以前能在一起学习，真好。你对线粒体很拿手。”

服务生来了。明不耐烦读菜单，便指了指页面中间的一道午餐，起身去了洗手间，对着镜子纳闷，怎么没涂口红就出门了——今早连一分钟都没花在打扮上。随后她又提醒自己，应该想办法让自己毫不起眼才对。不过，明还是翻了翻手包，想找到口红，结果却只发现了备用笔和揉皱的考试日程。她回到餐桌旁，两人客气地相互笑笑，继续用餐。面条老是从菲茨杰拉德的筷子上滑到盘子里，老也送不进嘴巴。明问他是否需要叉子，他说不要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泰式炒河粉还是不停地滑下筷子。明发现服务生也注意到了他盘里的东西几乎没动，不等她开口就拿来了叉子。

菲茨杰拉德用叉子吃着，不禁想来杯啤酒。

“我们是学习上的绝配。”明握着筷子说，“我想澄清，这不是因为你。”她今年必须考进医学院，容不得半点分心。她说，她家对她的教育是现代的，对她的婚事则很传统。他们不会接受非华

裔的菲茨杰拉德，并会因此对明不满。在全力准备申请医学院时，她不能冒这个风险。目标是不容闪失的，非得全力以赴、心无旁骛不可，明提醒菲茨杰拉德。她说话时，他停下了吃东西。她视线低垂，将筷子戳进面条，把它们一圈圈卷起来。

他问：“你怎么想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，我？”她问。

“对我讲这些。你觉得……有意思吗？”

“我以为你这么觉得。”

“可以说我留意过你，但我接受现状。事分主次。”医学院入学申请具有宗教教义般不可撼动的分量。

“很好。”她说，仿佛厘清了一项业务。

账单来了。菲茨杰拉德要付，明不让。他说她可以下次再请，而她坚持AA制。

她说了声“一月见”便离开了。他还没来得及穿上大衣。随后她后悔了，觉得自己本应平静自若地和他一起走到街上。不只是应该，真那么做就好了，至少可以假装一下，在步行走完一个街区的路程里，他们的关系不同一般。校园里，她的亲朋好友不少，也许早已发现她和菲茨杰拉德没什么学业上的事时，也会结伴同行。倒不是担心这些同龄人不赞成，或者不为他们做些什么，而是他们热衷说长道短——正是这样的流言暗藏祸端。

菲茨费劲地套好毛衣，又脱下来坐了一小会儿，点了一品脱啤酒。杯酒入喉，带来一阵解脱和轻松。他有种微醺的快感——考试几周滴酒未沾，终于不用再答什么试卷了，明也离开了。何

不再来一杯？随第二杯啤酒而来的，还有为自己裸裎的伤口而感到的悲伤。这是他最讨厌的一种情绪，尤其在他想紧紧抓住什么时。这种感觉与母亲离去所造成的创伤阴影丝丝缕缕地交缠在一起，让他想起，在那之后，父亲除了借酒浇愁便只有冷漠。这种悲伤是如此熟悉而难挨，而这一次，混入其中的还有无法拥有明的痛苦。他明白，被拒绝的痛苦是和欲望全然不同的浓重阴影，尽管二者出自同一块调色板。通常再来几杯，忧郁就会过去了，于是心安理得的第三杯。上个洗手间。三品脱啤酒带来了游移于愤怒和释然之间的轻松，目的达到了。菲茨竭力想要释放自己渐渐满溢的愤怒，把它打翻，让它像水高出杯沿一样自然溢出，今天却没能奏效。愤怒没有流走将他解脱，反而在胸中不断滋长——母亲的车祸，医生的无能为力，这样的父亲，自己对酒精的沉溺，明的懦弱退缩。第四品脱喝完，服务生拿来了账单，菲茨没给小费，他很生气服务生自作主张催他付账。他对自己说：别再想明了，愤怒无助于恢复被拒绝的创伤。他走到仍在飘雪的街上，暴风雪过后，那白色的纱幕有时会静静地飘曳许久。

过去数月，明和菲茨杰拉德一直在图书馆的同一张桌子上学习。对于自诩为“医学院粉丝”的学生（尽管有些人公开否认，那也是他们自贴的永久标签），考试期间的自修桌俨然是“僧侣修行处”。信徒一大早就来了，除了小声交流便安静而虔诚地为迫在眉睫的神圣考试和“最后审判”做准备。虔信者深夜离开，待图书馆一早开门即又返回。起初，明和菲茨杰拉德碰巧坐在同一张

桌子旁，渐渐地，角落窗边的第三张桌子就成了他们的专座。一天，他们彬彬有礼地承认准备的是同一场考试。随后，那天就在对磷酸化反应的低声讨论中度过了。

有时，菲茨杰拉德闭上眼睛念念有词地记着什么。明佯装看窗外，瞥一瞥他映在窗玻璃上的默默记诵的半个身影。看得出，他沉浸在想要融会贯通的各种材料中，她对此心生钦佩，并对他产生一种渴望。明已决定，先对课本上的知识不求甚解地囫圇吞枣。对她来说，离子运行通道既不美妙又相当费解，它们仅是完美成绩和医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敲门砖，可她知道对于菲茨杰拉德却并非如此。明这种态度，在生命科学系司空见惯，所以，在她眼中，菲茨杰拉德纯粹而可贵，尽管他在策略上也许不够高明。

考试中途，他们一天两次相互提问复习。菲茨杰拉德提议，可以在提问时顺带休息，于是一天去两次图书馆的咖啡厅。明觉得去咖啡厅是浪费时间，但转念一想，这单纯是为学习，又不是为了享受与菲茨的相伴，去去也无妨。

他俩一道吃饭，弄清细胞膜生理学中的疑问，谈论想当医生的理由。他们一致认为，其他人都动机不纯，当医生只为了名利双收。而明和菲茨杰拉德则不然，他们对彼此说，自己学医是出于服务、人道和给予的目的。这样纯洁的动机让他们肯定自己比其他人更有资格悬壶济世。他们不去追问，为何想要服务、人道和给予，就是觉得这是正确的动机，而动机正确理应提高胜算。这就够了，简单自然，无须质疑。如果一定要追根刨底，明和菲茨就不得不承认，这些信念多少是随口说说。他们没有追问对方，

反而很有默契地加固着彼此道德上的认同感。

他们和同窗一样胸怀大志，却认为其他人大多是伪君子。明则确实承认，自己从医虽不为图利，但谋取舒适的生活也同样重要。

“我喜欢专注于某事，”一天，菲茨杰拉德说，“这很适合我。”他没有告诉明，除了医学，对碰巧迷上的其他东西，他照样会全神贯注地投入进去。

明对考试时间的安排，像跑马拉松。考试三小时，她要求自己必须在前两个小时内完成初稿。下面二十分钟，回到没有把握、标有浅浅铅笔星号的题目上。重新组织答案后，擦去星号，因为她相信再作改动没有意义。再下面二十分钟，把精力贯注于考题的关键语句，保证答案切题。他们会对以前的考题做些微妙的变动，以对付那些专攻旧考题的学生。旧考题虽说禁止外传，但想搞到也不费吹灰之力。明很警觉，答四分题所需的事实性内容，不会超过四项。多写易错，可能导致丢分。她坐得笔直，脚踝在座位下交叉着。

明的座位被安排在菲茨杰拉德后面。有时抬眼，她会看到他正在猫腰答题。有些题目，他奋笔疾书直到监考老师过来收卷；有些则不到一小时就写完了，然后在其他人还在答题时坐立不安地动来动去。他一会把鞋脱掉，一会穿上，不料把右脚鞋子踢出了两排开外。监考老师捡起鞋，抽出鞋垫，检查有没有夹带，然后还给他，建议他把鞋穿在脚上。